

两名爱徒包揽男单冠亚军,加拿大人 布莱恩·奥瑟成为昨夜最风光的人—— 为弟子爆发点燃导火索

他是昨晚最忙碌的人,在场边和等分席往返穿梭,他的手下有三人都参加本次世锦赛。他也是昨晚最风光的人,两名爱徒包揽了世锦赛冠亚军,接受弟子轮番拥抱祝贺,他的脸上写满欣慰笑容。曾培养出羽生结弦、金妍儿两位奥运冠军、包括哈维尔·费尔南德斯在内三名世锦赛冠军,他是加拿大花滑名教练布莱恩·奥瑟,冠军背后的神奇教练。

“跳跃一千次只为一次美丽飞翔”,这句话出自奥瑟的个人自传。别看场下的奥瑟整日笑脸盈盈,和蔼可亲,走上训练场,他就成了弟子口中的“魔鬼教练”。独特的训练方式,他成就了一个又一个天才少年/少女的美丽梦想。

以身说法 我懂你啊

走下领奖台,冠军费尔南德斯和亚军羽生结弦不约而同,都将脖子上的世锦赛奖牌取下,挂上了教练奥瑟的脖子。抚摸着奖牌,奥瑟打趣道:“如今这奖牌可比当年我拿到的那些精致漂亮多了。”

从运动员时代开始,布莱恩·奥瑟就是被写进花滑名人堂的传奇巨星。他曾在1987年赢得世锦赛男子单人滑金牌,奥瑟是两届奥运会银牌得主,在加拿大花滑历史上书写过绚烂一笔。上世纪80年代,奥瑟和美国名将布莱恩·博伊塔诺在男子单人滑的较量被称为“两个布莱恩的对决”,至今为人津津乐道。

不过,真正让奥瑟声名远扬的却是韩国花滑美少女金妍儿。2006年,世青赛冠军金妍儿投入奥瑟麾下,从此开始向一个个世界纪录发起了冲击。连夺冬奥会、世锦赛、国际



■ 费尔南德斯(右)和羽生结弦(左)将金银牌挂在恩师的脖子上

滑联大奖赛冠军,这对师徒组合一时声名鹊起。但温哥华冬奥会夺金后,两人关系恶化,并最终解约。

年少成名的奥瑟更能体会到羽生结弦的压力。不止一次,他曾感慨,羽生结弦就像是年轻版的自己,“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弟弟。每当看到他,我总会在心里感叹‘我懂你啊’。”

羽生结弦在昨天发布会上,谈及奥瑟最让自己感动的瞬间,那是在2012年日本全锦赛后,彼时,刚刚转战成人赛场的他在全锦赛一举击败日本名将高桥大辅。胜利之后的迷惘几乎击垮了年轻的男孩,“欲戴王冠必承其重”,反复将自己年轻时的经历说给羽生结弦听,奥瑟的以身说法终于让

其展露芳华。

厚此薄彼 因材施教

一个外向、一个内敛;一个搞怪、一个低调,从领奖台到发布会,哈维尔·费尔南德斯和羽生结弦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火与冰一般,截然不同。如何将两种不同类型选手都培养成顶尖高手?奥瑟坦言,自己的秘诀就是在训练中“厚此薄彼”。

对于羽生结弦,奥瑟说得最多的就是“你先歇会儿”,“结弦是有点过于努力的类型。我自己也是结弦这种类型。只要开始训练,就会不顾一切地练到满身大汗为止。不管是训练还是比赛,总是想拿第一名,总是想成为所有人瞩目的焦点。但是照这种练法,等到比赛的时候,会发现自己已经精疲力竭了,我要让结弦明白这点。”

而对于费尔南德斯,奥瑟更多的是扮演严师角色,“费尔南德斯是那种你不跟他说那个动作再做一次他就不做的人,我得时刻盯着他。但这并不表示我更关心费尔南德斯,事实上,对于结弦的状态调整有时要比哈维尔更难。”

奥瑟坦言,对于像羽生结弦和金妍儿这样才华横溢的年轻人,自己会尽可能看清他们的方向性,加以引导。“从他们的成功看来,是多伦多的训练生活与他们发生了良性的化学反应,才使他们的才能开花结果了吧。若说我发挥了什么作用,那就是为他们提供了这个环境,为他们才能的爆发点燃了导火索,仅此而已。”

在奥瑟位于多伦多的“蟋蟀俱乐部”中,有20多名教练,以团队体制对手下几名选手进行指导。也正是因为这庞大的团队,让其能在各选手培养之间更平衡从容。是同门师兄亦是赛场上的对手,羽生结弦坦言,自己对费尔南德斯的夺冠并不会有什么的想法,而这种温暖友好的氛围同样是奥瑟的功劳,“他就像是我们的大家长,虽然一直忙在各地参赛,但总能关心到每一个人。在俱乐部,我们每个人都像是兄弟姐妹。兄弟获胜,我不会沮丧,只有祝福。”羽生结弦的话,很是温暖。 本报记者 厉苒苒



■ 吉安奇专注地为选手磨冰刀
本版图片 记者 周国强 实习生 高宇辰 摄

冰上啄木鸟 冰鞋大保姆

——花滑大赛背后的小人物

制冰师 成就完美滑行

薛荣其师傅是海上王冠的制冰师,2011年东方体育中心竣工落成后,海上王冠曾举办过包括短道速滑世锦赛、花样滑冰中国杯、冰上雅姿盛典等十多次冰上赛事,薛荣其都曾参与冰场冰面的制作。“从融冰、制冰到涂料的喷洒,每一道工序都有讲究。比如涂料的配比直接影响冰面的颜色,比如花滑冰层要6至7厘米厚,太薄太厚都会影响选手发挥。”制冰完成后,整个场地还要进行数次微调,根据运动员的训练情况来调整冰面的软硬度。

手提水桶,拿着饭勺,每次浇冰前,都会有近十名赛场工作人员走上冰场,“人肉搜索”冰面残留物,修补磨损冰面。就好像冰场上的啄木鸟,他们所过之处,原本凹凸不平的旋转坑变得平整光滑,他们的细致工作,成就了选手的完美滑行。

磨刀师 常常手工作业

“临阵磨枪,不快也光”,在花滑赛场上,似乎也真是这么回事。EDER公司在世锦赛的内场设了器械维护室,两台磨刀机常常滋滋作响,磨刀霍霍。“一般一双冰鞋的冰刀一个月需要磨一次。很多运动员会选择在比赛的这一周过去磨一下,更顶尖的,比如冠军级别的选手,会选择比赛当天送过来磨。”吉安奇是这家靠近威尼斯的意大利公司的技术总监。索契奥运会,欧洲锦标赛,世界大奖赛,还有许多青少年比赛,他们也过着与运动员一样“在路上”的日子。

吉安奇上周到达上海,他和公司的其他工作人员每天都来报到。“这些磨刀的仪器4000

多美元,除了花上半个小时用机器打磨,我们还常常手工作业。”通常来说,第一天的冰面总是最硬的,然后比赛开始后室内观众增多,温度上升,冰面会有些许融化,变得软一些。根据不同的冰面情况,他们会亲手进行微调。“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上海,很吃惊设施如此完美。如果中国办冬奥会,我们还会再见。”

裁缝 场外护花使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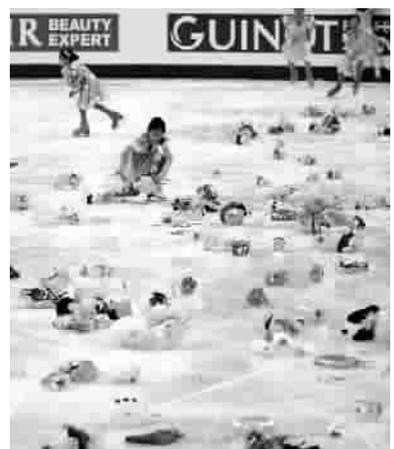
沈玉琳59岁了,当裁缝的工龄也有26年。在海上王冠地下一层的服装与化妆工作室里,沈阿姨与她的蝴蝶牌缝纫机一同作伴,呵护花滑选手们华美绚丽的服装。“我和大家开玩笑,怎么说我也算参加花滑世锦赛的,可一场比赛也没看上。”

比赛没看上,衣服倒是能亲手摸一摸。无论是珠片掉了,还是衣服脏了,选手们都会送来此地。“昨天就送来了5件。有人衣服人沾上了口红,有的叫我手工钉珠子,还有男士衬衫需要烫一烫。”沈阿姨常常会用手机把送来的衣服拍张照片,也算是留个纪念。

沈阿姨是个大忙人。曾经在服装厂工作的手艺高超,如今专门为日本公司做质量把控。接到花滑世锦赛的任务时,沈阿姨本想推荐自己的徒弟,“这个时间正好我要出差去外地帮日本公司验货。后来一想我的徒弟用缝纫机肯定没问题,要是做点什么手工活可能就要打折扣。这是上海第一次办这么重要的花滑比赛,一定要保证一切完美。”于是,沈玉琳和日本方面商量,延迟了验货的时间。“我们都算是护花使者吧。能够参与上海的这项体育盛会,也感到很光荣。” 本报记者 厉苒苒 华心怡

赛场变成玩具场

羽生结弦的魅力有多大?看看他比赛完的赛场就知道了。在花滑比赛中,观众大都会在喜爱的选手比赛结束后,向场内抛掷毛绒玩具以示鼓励。在昨晚羽生结弦比赛结束后,赛场内顿时下起了一阵玩具组成的“暴雨”——成干的毛绒玩具被扔进赛场,几乎覆盖了整个冰面。从天而降的“玩具雨”也让较低位置的观众区变成了“危险地带”,不少人都被从高空扔下的娃娃砸中脑袋。甚至连羽生结弦自己,也在下场时,被一个玩偶直直地敲中额头。赛场变身玩具王国。手提肩扛,由于观众扔进场内的小熊太多了,十几个小童忙活了10分钟才将冰场清理干净,比赛也因此中断了数分钟。只是观众的热情“害苦”了跟随在羽生结弦之后出场的西班牙选手费尔南德斯,没有足够的地方进行热身练习,他只能在重重障碍间艰难穿行。本报记者 厉苒苒



■ 羽生结弦赛罢,粉丝扔下无数毛绒玩具

看比赛,当然是看花滑选手们旋转跳跃。但有那么一个角落,有那么一些人,他们参与着大赛过程,活跃在明星们的背后,很少人去注意他们。犹如一颗螺丝钉安装在整个庞大的赛事体系中,小到衣服上的一粒纽扣,大到整个冰场的落成……他们从各个方面保障了赛事的有序进行。